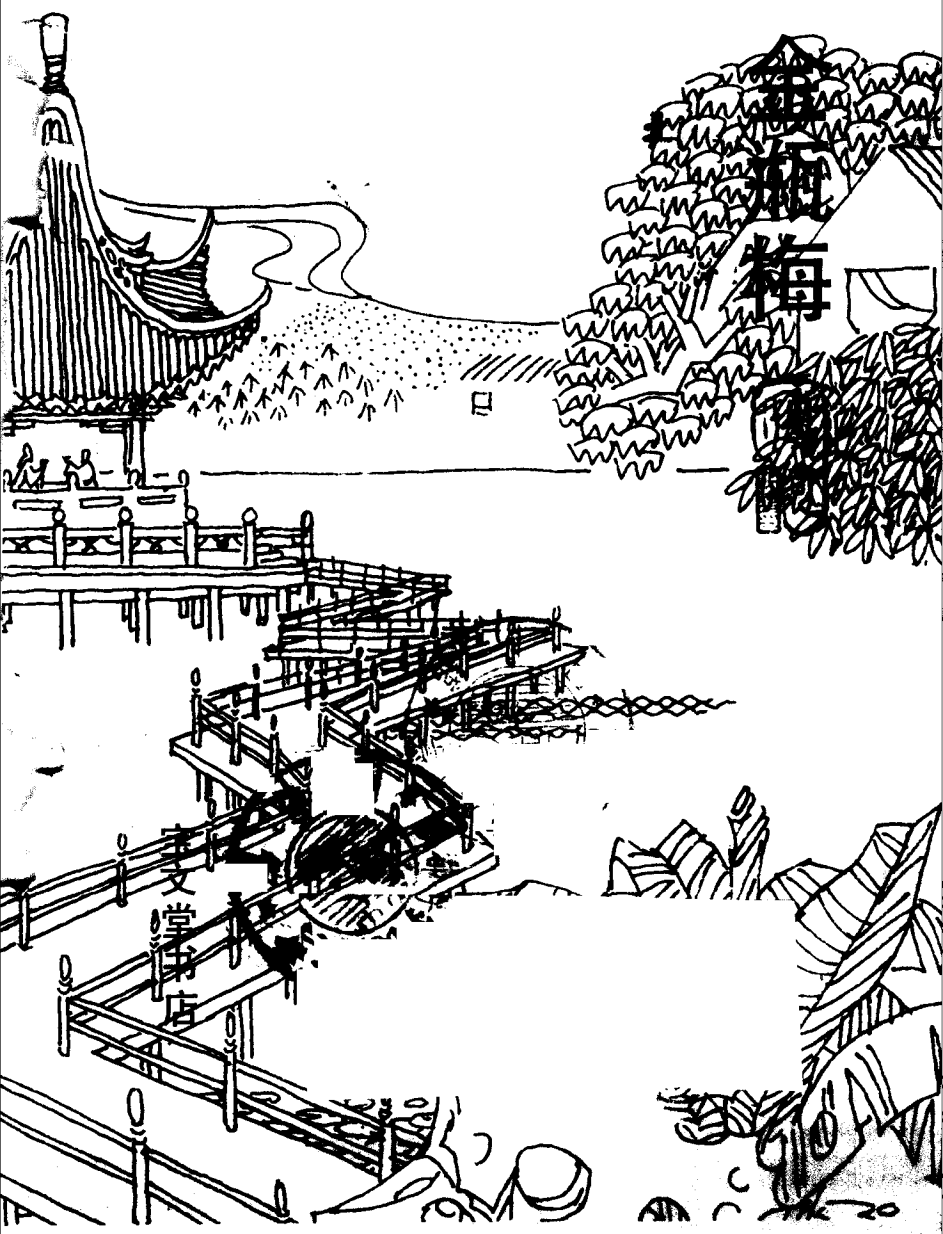


# 金瓶梅传奇

(全本)

郭戈 著





## 第二十一回 王世贞逢盗结侠义 我来也显技卖神通

万籁凄清，四隅寂静，神偷儿正是好光景。檐下无声，梁上绕行，逾垣蹑脊似游龙。巧技承棚<sup>①</sup>，偏戏弄，也不用防，防也无用。恰象鼠儿，又似猫儿，瞧呀，看房空人去时，粉墙上偏留余兴。道偷不更名，窃不改姓。那财儿原自属百姓。豪富惊怯贫民赞，也休报官，报也无用。

——调寄《山坡羊》

话说徐仁义听姚七、陆保儿一番活语，丢个干爹，却拜得严嵩为干爷，恰似跌跤拾得个金娃娃，欢喜不尽，只怕天下人不晓得，尽教奴仆去城中张扬，无非卖弄自己权势与身分，由此益发腰大气粗，便自觉室内那狗儿、猫儿也似与前日不同，虽不姓严，也自带些相家之气。原来害死隐娘与张银匠夫妇，心中只怕世贞来寻时，饶他不过。今又见严府派强人寻踪暗算世贞，自是中意，只道明有靠山，

① 承棚：以竿攻棚，比喻技巧高超，轻松自若。

暗有帮凶，便可放下心来。只是恨那日让黑衣人走脱，毕竟怕是后患。

原来那黑衣人，是城东净云庵前村一个贼人。不晓得他姓名，人只称呼他绰号“我来也”。他所到之处，但凡得手便写三个字于粉墙上：“我来也”。又用手指按上印记，恰似金石书画下款处的印章。这“我来也”生得身材精小，胆气壮猛，心机灵便，度量慷慨，只说他行径伎俩：

飞檐走壁，轻若欲飞；盘梁绕柱，夜走游龙。  
不爱金银，偏取金银为乐事，散与贫贱博一笑；畏惧官府，只向官府觅事端，暗使机关破牢笼。大户朱门常客，贫窶茅屋用情。没爹娘，赤条条来去无牵挂；无妻儿，荡悠悠四海有行踪。随机应变，撮口则为鸡犬狸鼠之声；见景生情，拍手则作箫鼓丝弦之弄。饮啄有方，律吕相应，无弗酷肖，可使乱真。果然天下第一偷，真个世间留大名。

“我来也”原是一人吃饱，一家不饿，没甚事物牵挂。心里想处便是路，双脚停时便是家。白日于街巷之间，但见其影，不见其形。到夜晚便潜入朱门大户家寻宿处，梁头柱间，鸳鸯楼下，绣屏之内，书阁之中，缩作一团，没一处不是他睡场。得便就作他一手。虽终日是偷鸡摸狗行径，百姓却道他有几件好处：不贪色相，淫人妻女；不欺良善，盗患难之家；言不失信，说偷你时便偷你，说帮忙

时便帮你忙；且仗义疏财，一人偷来百人用，随手散与贫穷之人，只留一日酒饭钱，明日自再去寻。因此街头流浪无赖，贫贱之人，多依草附木般追随他。

这日在街闲荡，闻得满城风雨，俱说知府拜认的干爹赵文华死了，人人称快。“我来也”暗自笑道：“如此势利之徒，须耍他一耍，待我盗他官印，印几张榜文羞他一羞，再还他不迟。”

到晚间闪入府衙，潜入内室，不见知府人影，却听几个丫环在室内窃窃说道：“今日老爷抢那张银匠女儿在乔旺家成亲，敢怕入洞房做好梦了。”另一个道：“听老爷私下讲，那女儿原是朝廷钦犯，落难为娼的，是天下大忠臣杨侍郎家千金小姐。只因爹爹被奸臣害死，倒如今落得不如咱们”。

“我来也”听罢，自是一惊，一股火气撞上脑门顶来，暗道：“偏是这帮奸官心肠忒狠，亡了人家全家，便连柔弱女子也不放过，你们只坐天下，连百姓性命也不顾了！”再没甚心思偷印，竟往乔旺儿家来。潜伏楼顶，先只见人多，下不得手。待徐仁义入洞房，媳妇丫环退去，知是等不得了。他原本是一个偷儿，不懂半点儿武艺，便只好把徐仁义好梦搅散。隐娘没救出，成全她落个坠楼全节，自己倒被奴仆持刀棒围住，险些把性命搭上。过了几日，寻思起来，犹自心烦，道：“这女子含冤，只我是个见证，我不吭气，只便宜了那狗官。且险些坏我性命，这口恶气，须忍不得，日后必要寻他一寻！”

眼见府衙里兵丁喽罗追得紧，城里再住不得，便躲到

城外来闲荡。

这日来到一个叫平安桥的镇上，肚里咕噜噜响，向他讨饭钱了。看看官道旁有处客店，三面翠竹环抱，门前酒旗飘风，行人络绎不绝，倒也干净齐整，便寻入来。

到得门首，早有店小二迎了出来，点头哈腰笑道：“客官可是投宿的么？请里面坐。店里自有上好的房子，上好的酒饭，包爷受用！”

神偷儿是惯笑耍的，看他殷勤，便笑道：“店房是要住的，酒饭也要吃，不怕店家笑话，我一个醋丁，只是没银子付的。”

那伙计嘻嘻地便笑，又打量他几眼，笑道：“客官取笑了。我这店最是不怕没银两的。人会说话儿，只那银两不会说话儿。我们店家，结交的是朋友，南来北往的客商，只要肯住，便是赏脸面了。”嘴里这般说，人却往别处去，眼睛被两个正下马的客人吸去了，丢下偷儿只朝那处笑道：“天色晚了，二位客官爷想必是打远道来的，可住店么？这里有上好的房子，上好的酒饭。”

神偷儿看那骑马的两人，为首的是个年轻潇洒书生模样的人，头戴方巾，腰里一把佩剑，白净面皮，甚是英武超俗，暗里断定，自是官宦大家子弟；后面牵马的是个小厮，青衣青帽，十五六年岁，打扮得也甚整齐。那马背上，沉甸甸又驮了老大褡裢儿，直叫神偷儿看得心里痒痒，心下着实喜欢。

此时那店小二将他丢下，上前拦住马头，只嘴里甜言蜜语叨叨不休，那公子微微点几下头，也不应声，只随入

店来。

神偷仍不肯进去，脱了只鞋子，装作里面砂子咯了脚，慢慢往外倒，眼里却飞出个带绳索勾爪，只搭在那沉甸甸褡裢上再不肯松开。眼看小厮在棵树上拴了马，从马背上费些气力搬下那褡裢扛在肩上进了店，神偷儿鞋里的砂子才倒完，提溜起鞋不急不忙跟入内。

店小二倒真个没说错。到里面看时，果见窗明几净，桌儿擦得又干净。那公子与小厮倚窗坐了，大酒大肉要上，摆满一桌子，果然十分阔绰。神偷儿便远远拣个僻静处坐下，叫上一壶酒，几碟小菜，一面吃时，只暗里偷看他。须臾饭毕，那公子到里间要了上等好房住下，神偷儿也不住店，打着饱嗝儿便走出来，找个茅厕撒泡长尿，眼里却把作手脚的地形牢牢记下了。

到夜时，乡野客店极是寂静，风摇树影，万籁无声，店内客人俱睡下了，神偷儿便暗里换身黑衣，悄无声摸入店来，径直寻到那公子住房窗下。舌尖儿探路，先将窗纸舔破个窟窿，隔窗望去。做惯这行当，眼是极尖的。幽幽黑影里，却见那屋里只一张床，那公子同小厮抵足而卧，睡得正酣。只那小厮的枕头，高高隆起。神偷儿暗笑道：“是了，那银两想必正在那处。”

转身到门前，先从囊中取出一个盛油的瓶儿，用根鸡毛蘸了，将油浇到门轴上，遂把瓶儿收起，又摸出一柄牛耳尖刀，从门缝处探进，轻轻去拨弄门栓儿。

不想那小厮虽在梦中，却甚是警觉，才拨得三五下，那里便被惊醒，机灵坐起，揉了揉眼睛道：“哪里有响动，敢是

有贼不成么？”

那公子被他唤醒，细听一听，却是两只老鼠吱吱在门下嘶咬打架。说一声道：“哪里有什么声响，是两只老鼠咬”二人遂又躺下睡了。小厮兀自咕噜道：“这老鼠不掏房钱，倒和咱们同住了，只搅得人睡不塌实。”

神偷儿正作手脚，怎地便这般凑巧，便有老鼠肯帮忙？原来却正是神偷弄下的鬼，学几声老鼠嘶咬之声，又极逼真，只把屋里两人皆骗过了。

少顷，待二人睡着，神偷儿轻拨开门儿，推开道缝儿闪了进去。那门轴儿原是膏了油的，绝无半点声响。潜卧到床下，见二人睡得正香，便在小厮腿上捶了一拳。小厮被捶得生疼，猛然惊醒，喝一声道：“什么人！”

神偷暗里偷笑，胳膊也不缩回。小厮回手只一把便将他胳膊攥定。神偷儿被他抓住，也不躲避，也不惊慌，只将另一只手，抓住那公子的脚，仍在床下伏着。

小厮见抓住人，怎不喝起来，惊慌喊道：“好个大胆的贼子，看你往哪里逃！”

那公子也早被惊醒，觉得脚踝被抓住，黑暗中又分不了个东西南北，只喝一声道：“快松手，抓得是我！”

小厮睡眼惺松，怎分得清楚？听到公子喝斥，慌忙将手松开，定一定神，兀自惊诧道：“今夜是怎的了，尽生些怪事！”

岂知就在这当儿，神偷眼疾手快，早把小厮枕下那银两偷在手里，潜出门去。

小厮再躺下睡时，咕咚一声，高高的枕头此刻却没了，



脑壳跌落到床板上，虽隔层褥子，仍跌得生疼。只这一惊，便杀猪般喊叫起来：“不好了！不好了！那银两果真被贼偷去了！”

那公子叹口气道：“丢些银两，原本不算什么，只是这次，怕要偷出人命来了！”

那小厮急得险些哭出声来，愤愤说道：“怪不得方才几次闹鬼呢，我们银两丢了，想必是店家弄下了机关，待我去寻他们问话！”

那公子穿衣下了床来，拦阻他道：“寻他何用？休说不是他偷了，便是，我们无赃无证，怎说得清？”

那小厮着急哭泣道：“这些银两我们原是与杨家小姐赎身的，好不容易从京师带到这里，却被贼偷去，可怎么是好？”

那公子便不言语，低下头来苦思半晌，方摇头长叹一声道：“想不到杨家妹妹，竟如此命苦。想她乃千金之体，在那肮脏之地如何呆得？欲待搭救她出来时，偏又被贼人坏了大事！”

却说那神偷儿，此时并不曾走。他原是只取官宦人家不义之财的。虽见公子是阔家主儿打扮，因是不明两人底细，偷了银两后，只飞身越上房脊，并不曾去远。将房顶上一块瓦儿揭开，原本想掏出二哥，撒泡长尿与他二人留个记号，不想却听到搭救什么杨家小姐之事。住了那活儿，趴下仔细听听，只见主仆二人长吁短叹，只杨小姐长杨小姐短说个没完。又说得什么“赎身”等。

这神偷儿听了，甚是诧异，暗思忖道：“这位公子，看

来是个不寻常的人儿，听他言语，倒是个慈悲仗义的主儿。他们口口声声念叨的那杨家小姐，不知是不是拥芳院那杨家姑娘？昔日也曾听那杨家姑娘讲起，她有个什么王家哥哥，是个名重天下的才子，人儿又极是义气的，只为她赎身取银两去了。莫非眼前这人儿，便是那天下大才子王世贞不成么？若果是他时，可真个是大水冲了龙王庙——自家人不认自家人了。”

这般想时，便欲下去还他银两。转念又一想，暗警觉到：“不成！如今我恼了知府，搅了他洞房，他使人暗里正追捕我，我自当小心。这狗官儿，肚里坏肠子一弯绕一弯儿，心又黑，鬼计又多，且又知晓杨家姑娘底细，保不准这班龟孙儿只暗里使人赚我上钩儿哩！我自当提防紧些才是。况且那杨家姑娘已坠楼殉节，便是他真个是那王世贞，我将银两还与他，人也救不出来了。只待我试探他两日，摸清底细再还他也不迟。”

这般想时，便不再理会他二人，猫儿似地溜下屋脊，带了那银两寻个下处去睡觉去了。

且说屋里二人，原来正是王世贞主仆。因是带了银两为杨小姐赎身，不想客店逢盗，莫道救人，便是连赶路的盘缠与吃饭的钱都没了。真个是屋漏偏逢连夜雨，漏船又遇顶头风。万般懊丧，一夜长吁短叹，那睡得着。

次日天亮起来，因是只惦记隐娘，仍赶路往苏州去。眼见没了路费，只好将马卖了，胡乱换些银子，赤手徒步而行。一路之上，自是无情无趣，郁郁寡欢。

这日看看天色近午，走得累了，肚里又饥渴，路旁遇

个酒店，小厮便唤道：“公子，我自是累了，脚上磨出泡来，肚里又饿，到这店里用些酒饭再走吧。”

世贞答应一声，两人便走近前去。到店门前，又见一个俊俏村姑，怀抱个琵琶，坐在门前条凳上，悠悠唱了曲儿招揽生意。听那曲时，正是《驻马听》。又尽道这酒店的好处：

不近繁华，嫩绿池塘戏翠鸣；如烟杨柳，丝丝柔情挽落霞。酒旗迎客笑喧哗，芦帘挑处是客家。村酿十里香，红颜村女笑当家。

世贞原本不拘小节，是个豪放大度的人。见这如诗如画般田园风景，肚里郁闷之气顿时消了许多。同小厮进来，拣一张桌儿坐了，早有店家上来问道：“二位爷吃些甚么？”

世贞答道：“不拘什么，用些酒饭就是。”

店主答应着，须臾端来一只烧鹅，一盘鱼、一壶村酒上来。又拿过一盘糕点与他们吃。刚摆设停当，就听得外面吱吱嘎嘎车响。扭头看时，见是个破衣烂衫精瘦汉子，戴顶破草帽儿，推辆独轮车走来。车上一面放着个破被卷，油渍麻花极是 碜，一面放个碰坛儿，不知里面装些甚么。那汉子走到店前放下车儿，掏出个破碗，也进门来，骑门槛望上一望，竟走到世贞跟前，陪着笑脸乞道：“客官爷见怜，小子腹中饥了，手里只几个子儿，刚够买饭的，请爷赏些酒喝吧？”

世贞看他可怜，点点头道：“壶里有酒，要喝时，只坐下一桌儿喝吧。”

汉子谢过坐下，竟老大不客气，将那壶里的酒，往破碗里斟得溜溜满。又拿过双筷子，往破衫上抹几抹，便挟块鹅腿往嘴里填。

小厮白他一眼道：“你个壮实汉子，做些甚么营生挣不上自家饭吃？只似乞讨的叫花子一般？”

那精瘦汉子苦笑一声道：“不怕二位爷笑话，小的原本也是个生意人，常到嘉兴、太仓一带收些丝茧，布匹去卖。因是中途遭了偷儿，折了本钱，归家不得，只这般落魄。”

世贞原是极仗义的，听他这般说，顿生恻隐之心，对小厮道：“你再唤些酒菜来，只请这位兄长一起吃吧。”

小厮心下不悦，又推脱不得，只好又唤些酒菜上来。那汉子也不再谢，恰似三年没吃饭模样，也不谦让，只管自家大口喝酒，大口吃菜，狼吞虎咽。吃到半路，忽又停下筷子说道：“不瞒二位爷说，小的做生意时，是吃惯上等好酒的。似此水酒，甚是无味，可买些上好的请小人品尝？也算人为到底吧！”

小厮听了，心中益发不快，暗道：“此人也真个不识抬举。与你白吃白喝，已是十分面子了，且又专为你添了酒菜，怎地蹬了高，还翘脚，只踩着鼻子拽眼眉呢？”

不料世贞却哈哈大笑道：“这位兄长好生爽快，是我失礼了。”遂又唤店家道：“店里有甚上好的酒，只管取来！”

店家笑道：“不是小老儿夸口，我这店里诸般好酒应有尽有。有山西的杏花村酒，河南的杜康，绍兴的善酒。只

是老远运来，要贵些的，不知客官要些甚么？”

世贞还没开口，那汉子却抢说道：“只要那最贵最好的，只端一坛来与我们吃！”

小厮不悦道：“一坛酒有十多斤呢，怎喝得下？”

世贞笑道：“这位兄长好酒量，只叫他喝个痛快才是！”

开店得不怕大肚汉，店家自是欢喜，少顷抱个酒坛上来，三人便尽兴吃喝。不料才吃上两三碗，那汉子却拍拍肚皮笑道：“饱了！饱了！我真个是有生一来吃得第一顿饱饭呢！”说时站起身来，朝世贞只作个揖道：“多谢赐饭了！”

说时拿起破碗，丢下二人，走出店门推起车子，吱吱嘎嘎竟自去了。

小厮见他去远，再是忍耐不得，向世贞抱怨道：“天下没见过这号人，骗人家饭吃，又把上好一坛子酒糟塌了，却要我们付酒钱！”

世贞道：“钱财乃身外之物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偌多银两都丢了，只一坛酒钱，算得甚么？”

饭罢上路，到天黑时，投宿客店。刚刚摆上酒菜，不想那精瘦汉子又走了进来。见了世贞，不等他招呼，径直走到桌旁笑道：“天下竟有这般奇事，不想在此又相遇了。”

世贞笑道：“正是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无缘对面不相逢呢。”

汉子点点头道：“正是！正是！”说着便坐下身，又道：

“公子次此还肯赐饭否？”

世贞答道：“何消说，兄长如今只要些什么？”

汉子道：“便再来一坛酒吧，菜也要极好的，只管多上些。”

小厮瞪起眼睛，欲待阻拦，世贞使个眼色，将他制止住了，便吩咐店家摆酒布菜。那汉子仍似午时，只吃得三五碗酒，稍稍动了些菜，又拍起肚皮笑道：“饱了！饱了！这是我生来吃得第二顿好饭呢！不怕公子见笑，小的饿了几日，自是怕了，便眼大肚子小，只怕不够；要得多了，又吃不下，枉叫公子破费了！”

说罢起身离去，又管自推起车儿走了。

小厮鼻子都气歪了。噙起嘴儿，再不理世贞。世贞笑笑，只道他孩子气，饭罢睡下，一宿晚景不提！

不想一连两日，那精瘦汉子只如影儿般跟定世贞。使人奇异的是，路上只不见他踪影，只每到用饭时，必赶来了。初时还有句谢话，后来用罢酒饭，只笑笑抹嘴便走。一匹马换来的银两能有几多，看看要光了。

小厮气愤不过道：“咱一匹马，你吃个马头，我只吃条马尾，剩下的全叫他吞去了。眼见银两要光了，日后怎么办？”

世贞摇头叹道：“休如此说。他乃落魄之人，只把我们当作了阔知己，只不知我们尴尬处境，我们不怜他时，叫他怎地度日呢？”

小厮极是委屈，眼里噙着泪花道：“我们怜他，谁怜我们？银两被偷了，眼看卖马的钱又要吃光，日后咋办，公

子才华横溢，也是名噪天下的人，好心救人，只落到这般下场，好人有甚好处？反不如那些恶人活得痛快！”

世贞板起脸来，喝一声道：“休要胡说！此乃朝廷昏溃，世道不平所至，与那位兄长何干？便是不名分文，也决不可人穷志短，尽说些混话！”

说罢凄然苦笑，拍拍小厮肩膀，再不言语。小厮知他心里也不好受，不敢再多嘴。

这日晚间到一客店，刚刚坐下，那汉子又来了。桌前打个招呼坐下，不待世贞吩咐，竟自作主张，唤店家尽将头鱼、糟鸭、乌皮鸡、猪蹄、鲜鱼诸般酒菜端上，又唤一碟葱炒核桃肉、一碟样子肉，一碟肥肥的羊肠，一碟光溜溜的滑鳝做下饭菜。那汉子大咧咧又唤好酒好汤，直看得小厮瞠目结舌。此时世贞看他这般光景，初时甚觉怪异，细看一会儿，隐隐觉得此人决非落魄乞讨之人，倒似个有些来头的。有心看个究竟，只不言语，由他吩咐。

眼见这里满满摆一桌子，那里酒菜还没上完，捏捏袋里，只剩星许散碎银两，小厮吓慌了，道：“休再要了。我们也是遭了贼的，银两全都光了。卖马的钱，这两日也所剩无几，不要说再没的马卖，就是再卖匹马时，只怕也付不起这多酒饭菜了。”

汉子笑嘻嘻道：“我自晓得，何用你说。你只管坐了。”又转脸向世贞笑道：“一路之上，承蒙公子见怜不弃，日日酒饭，甚是感激。有道是来而不往，非礼也，今日个我便作个东，以谢连日烦扰。”

小厮道：“你何人？”

汉子道：“只是漂流江湖，连姓名也丢了。不似王公子名噪京都，才高天下。又是慷慨侠义之人，天下人个个尽知晓。”

世贞一惊，盯住他道：“你何以晓得。”

那汉子笑笑，只不回答，反问一句道：“公子来苏州，敢问可是为一青春女子么？”

世贞不敢相瞒，说道：“正是。”

小厮哪知底细，被勾起火气，竟骂起来：“我们原本是来救一个小姐的，不想半路上被一个挨千刀的贼人偷了，才落得这般凄凉。”

汉子笑道：“小哥嘴里请干净些。那偷儿盗你银两，只怕还是一番好意呢！”

世贞本绝顶聪明之人，一路走来，见他行踪诡秘，便觉有些蹊跷。如今听他话里有话，心下便猜出他几分底细。只是见店里人多眼杂，不好细问。按住话头，先吃喝起来。酒饱饭足，那汉子抢上几步付了店家银两，世贞方说一声道：“这位兄长，请借一步说话。”

那汉子也不推辞，随世贞到客房中来。世贞抱拳施礼道：“敢动问兄长尊姓大名？”

那汉子仍不回答，却笑对小厮说道：“有劳这位小哥到门外车上破被卷里取个包袱，看看可认得？”

小厮去后，少时取个沉甸甸的包袱几来了，眉开眼笑道：“公子你看，这正是我们的银两呢？”又惊喜地盯住那汉子，扑闪着眼睛看他一会儿道：“怎么，你便是那偷儿？”



那汉子道：“不错，在下正是神偷儿。”

世贞抱拳笑道：“原来是义士，果真好手段。只不知将银两取去，因何又来还我？”

神偷儿笑道：“公子不知，小人虽是鸡鸣鼠盗之辈，在苏州也有些许名声，人称神偷我来也的便是。一生虽偷盗戏耍，却专取不义之财的。只怪公子穿戴阔绰，看那举止，又似官场中人，便使我手痒了。”

说罢三人哈哈大笑起来。片刻，世贞又纳闷问道：“兄长虽是义气，只你我萍水相逢，素不相识，如何知晓我的姓名？”

神偷笑道：“小人虽不认识公子，却认得拥芳院中一个名妓，叫做隐娘的。公子可是为她而来么？”

世贞惊道：“正是，杨家小姐现在如何？”

神偷儿竖起耳朵，听听屋外动静，方低声说道：“公子莫急。”遂由根到梢，将徐知府如何从尼庵赚取隐娘，如何洞房逼婚，隐娘如何坠楼全节之事细述了一遍。

世贞听罢，怒火升腾，只不好发作，冷笑说道：“难怪我寻人不在，料是贼人生事，不想却在这狗官身上。以前见我，只将虚情假意哄骗，我只道他天良尚存，不与计较，不想竟是这般恶毒残狠畜生，此贼不除，后患无穷！”

“我来也”笑道：“公子只是官身，与他计较不得。如今他不知怎地又拜那奸相为干爷，益发猖狂，唯恐天下不知，使人四处张扬，恰似驴儿与牛抵头，豁上脸皮不要了。狗官虽恶，岂是容易扳得倒的？且小姐又是犯身，恶狗伤人，他反咬你一口时，哪里洗得清白？”